

誦而名益昌。良有以夫。仕止與市官。卒不得大用。噫。君子之所貴。又豈位也哉。

義士楊景和墳傳

張 弼

天順間。錦衣衛指揮門達。怙寵驕橫。凡忤之者。輒喉覘。卒潛致其罪。逮捕拷掠。使無詰證。莫可反異。由是權傾一時。言者結舌。其同僚袁彬。質直不屈。乃附以重情。拷掠成獄。內外咸冤之。莫敢或發也。京城有楊墳者。成伍之餘夫也。素不識彬。為之上疏曰。正統十四年。駕留沙漠。廷臣悉奔散。逃生惟袁彬一人。特校尉耳。乃能保護聖躬。備嘗艱苦。及駕還。復辟授職。酬勞。公論稱快。今者無人奏劾。卒然付獄。考掠備至。罪定而後附律。法司雖知其枉。豈敢辨明。陷彬於死。雖止一夫。但傷公論。人不自安。乞以彬等御前審錄。庶得明白。死者無憾。生者亦安。臣本一芥草茅。身無祿秩。見此不平。昧死上言。遂擊登聞鼓。以進。仍送衛獄。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。乃緩墳死。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。指使。墳伴諾之。達遂以聞。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。墳乃直述所言。皆由己出。於賢無預。達計不行。而彬猶降黜。居第盡毀。

墳計也。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。

愧齋先生傳

王 鑿

愧齋先生。陳姓。音名。字師召。福建莆田人。為人古貌古心。於世故細碎米鹽。殊若無所輻尺。遇人無貴賤。賢愚輒傾盡。小事無不可。輒曰。也。能人戲稱。為也。罷先生。又稱愧齋先生。居官三十餘年。頽然而已。胸中是非。輕重。涇渭甚辨。與人交際。錙銖不爽。遇大事。有不可必如其志。自羅倫王徵等。貶斥中外。結舌以言。為諱。先生為編修。上疏曰。竊見近年災異屢見。雨暘愆期。翰林論思之地。臣敢不竭其愚。臣觀春秋二時。陛下雖間御經筵。以講聖學。然勢分尊嚴。上有所疑。未嘗問。下有所見。不敢陳。願於退朝之暇。擇一二儒臣。有學行者。引對便殿。少霽天威。有疑輒問。務使聖心。渙然而止。方今人才日降。言路日塞。異端日熾。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。撰羅倫。編修張元禎。評事章懋。給事軍中王徽。新舉人陳憲。章置之臺諫。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。禁止創建寺觀。則正人用。言路開。妖妄息。不報。司禮監黃賜母死。省寺監院。無弗弔祭。翰林獨未之詣也。一日徐侍

未幾英宗升遐。言者劾達罪。舉墳事為證。達謫死南丹。彬復舊職。代達總衛事。成化初。修英宗實錄。稱義士楊墳。云墳字景和。其先某處人。父為漆工。宣德間。嘗遣人至倭國。傳泥金畫漆之法。以歸。墳遂習之。而自出己見。以五色金鈿並施。不止如舊法。純用金也。故物色各稱。天真爛然。倭人見之。亦辭指稱。歎以為不可及。蓋其天資敏悟。於書法詩格。不甚習。而往往造妙。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。既不避權姦。為此義舉。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。有欲授之以官者。不就。遂隱於藝。以自高。華亭張弼論曰。義者無所為而為。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。使雖公論行之。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。若墳者。於彬無恩。於達無隙。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。特以公論所激。挺身以突虎口。其不死者幸也。勇於行義。何如哉。然此公論。具人面目者。皆能知之。而高冠長裾。號稱科第人物者。乃低徊澳澀。甘為之掃門捧溺。無所不至。而鬪然自得。誇諛於人。何利害之移人。乃如是其烈耶。聞墳之風。亦可少愧矣。予來京師。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。墳真義士也。吾欲為之作傳。先生沒而傳未作。弼故補之。不特為

讀瓊言於衆曰。時且如此。獨不得往乎。衆或應或默。先生忽奮然大怒。作而言曰。堂堂翰林。相率而拜內臣之門。天下其謂何。詞氣憤激。聲淚俱下。於是言者大沮。事遂已。汪直之在西廠也。氣焰煊赫。出沒如鬼神。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。郎中楊仕偉家。收縛仕偉。拷掠及其妻。屬衆駭莫敢闖。先生其隣也。登墉呵之曰。爾何人。敢爾不畏國法。其人曰。爾何人。敢爾不畏西廠。先生曰。爾欲知我乎。我翰林侍讀陳某也。聞者為之縮頸。劉文穆之起復也。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。文穆不悅。其後營路有缺。吏部擬先生。文穆輒沮之曰。某腐儒也。不可用。先生由進士為庶吉士。授編修。進侍講。擢南京太常寺少卿。九年。乃進卿。云先生為文。典實有禮。致尤遠於經學。四方舉子。質經者。填門塞坐。得一語。人人各厭其意。中外顯仕。多出門下者。太史公曰。語有之。仁者必有勇。勇者不必有仁。信哉。余觀愧齋先生。平居恂恂。語若不出口。至其疏時事。叱邏卒。排衆議。何其壯也。於乎。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。

中山狼傳

馬中錫